

儿童文学的边界、蜕变与突破

儿童文学：以童稚之眼迎向未来人类的梦

徐妍

儿童文学作家通过童年看待当代中国的方法，不是为了着眼于当下，或沉湎于过去，而是为了迎向未来。

“儿童文学”，作为外来的他者术语，人们似乎相当熟稔，但实际上却充满歧义。究其原因，我以为，在于：“儿童文学”并不是一个自明的、静态的、单向度的、确定性的术语，而是因现实语境的特殊性、历史语境的多变性以及作家的创作观念的差异性而不断变化、因人因时而异。

那么，何谓儿童文学？儿童文学与其说是囿于某个视角来理解的指向现实世界的名词术语，不如说是一个从多个视角——历史性、现实性、文学性等来理解的指向未来世界的动词术语。干脆说，儿童文学不止是“专为”今日的孩子所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更是以童稚之眼为未来人类的梦想所追寻的儿童文学写作行动。

“儿童文学”首先是现实语境中的写作行动。如何认知并诚实讲述现实语境中的儿童故事和儿童命运，才是儿童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精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儿童文学。翌平主编的《童年中国书系》以童稚之眼，将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八十至九十年代、新世纪迄今的中国社会的变迁历程作为作品的时代幕布，将个人在儿童时期的成长记忆作为作品的主体内容，叙写了一个个儿童在中国社会历史演进过程中的苦难与快乐，天真与勇武，孤单与合群，惆怅与乐观……，进而让一个个生根的童年复活在中国社会历史的演进进程中。牧铃的《快乐的风》以童稚之眼重述他的中国映像：淡化了同类成人文学中常有的苦难和贫穷，强化了童年记忆中的“风景”——江湖、书柜、连环画、野猪、义务劳动等，让读者一睹艰苦时代中的中国少年儿童的生活经历，并获取了供未来生命享用的生命读本、自然读本、家庭读本

……张玉清的《懵懂童年》遵从“写真实”的文学要义，从四岁儿童的童稚之眼起笔，将多个清晰却懵懂的童年记忆串联起来，贡献给读者，如珍宝一样珍贵。其中，“被子”的柔软记忆、“摔破锅”的快乐记忆、“橘子罐头”的幸福记忆，不仅幻化为照亮了他未来生命的情感之光，而且构成了“童年中国”的历史记忆。翌平的《我的邻居是大象》以童稚之眼讲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前后的北京记忆，从北京三环路的“花田”到北京动物园的动物“邻居们”的别样世界，既充溢了一位北京儿童的特有童趣，又内含了“新时期”中国社会的勃勃生机。陆梅的《再见，婆婆纳》的“起意是因为爷爷”，可爷爷作为故乡——上海华阳古镇的具象生命和隐喻符号，如一个巨大的涵容的容器一样，收藏了一位中国当代少女所特有的天性和心性，还承载了人与自然、生与死，故乡与失乡、亲情与反叛的生命哲学。此外，王勇英的《勾月光》、魏晓曦的《相遇，白桦林》以童稚之眼重新打捞“月光”、“田野”、“白桦林”等构成的童年记忆的影像，通过对小鱼小虾小花的追忆，复现了边地中国的历史记忆的一隅。

当我将目光投放在这些作品上时，愈发感受到：今日的儿童文学，不止是一个童真的旷野，也不止是成人的童年往事，还不止是一条成人与儿童交汇的生命河流，它还是重述当代中国的一种方法。而且，本书系旨在传递：儿童文学作家通过童年看待当代中国的方法，不是为了着眼于当下，或沉湎于过去，而是为了迎向未来。在今天回望过去的童年，其实关心的是，未来的童年什么样？未来的中国儿童什么样？否则儿童文学作家很容易生活在一个与大时代相剥离的“小世界”，难以以儿童文学的形式参与、乃至导引儿童的未来成长。

“儿童文学”还是历史流变中的写作行动。“儿童文学”，作为一个外来的他者术语，“始于‘五四时代’”（茅盾语）。鲁迅等

“五四”一代作家是在启蒙思想旨归下来理解“儿童文学”的。在鲁迅的文学世界中，儿童既有现实生活中的“被娘老子教”的儿童，更有理想世界中的儿童——勇武、慷慨、淳朴的小闰土，东方的小哪吒。鲁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儿童”不是“缩小的成人”，也不是跋扈的“上海儿童”，而是未来“人”国中的“独立的人”。鲁迅所认定的“儿童文学”不是被“塾师”打“手心”的私塾课堂，也不是“纸张很黄；图象也很坏，甚至于几乎全用直线凑合，连动物的眼睛也都是长方形的”的《山海经》，而是符合儿童天性的“百草园”。可见，鲁迅对“儿童”和“儿童文学”的现实批判，是基于对未来“人国”的理想想象。《童年中国书系》在不同程度上、在有意无意之间继承了鲁迅等现代作家所确立的“儿童文学”的现代传统，同时进行了新语境下的个人化新解。湘女、孟飞、阮梅等作品世界中的“飞”、“奔跑”等核心意象，虽然生长在当代中国的湘江或红河、湖南的芦花丛、北中国的“松花江畔”，都与“五四”一代作家所倡导的解放儿童的儿童观神韵相通。当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儿童观。韩青辰的《呢呢喃喃》、赵菱《红蜻蜓，我的红蜻蜓》等不再如“五四”一代作家的儿童观为源头：儿童与自然万物联合生成，自爱与爱人同一时刻诞生。概言之，本套书系正是由于对“五四”一代儿童文学传统的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承续与新解，才有可能与今日的优质儿童文学一道成为超越时空和国别、再造未来人类梦想的写作行动。

儿童文学还是文本探索世界中的写作行动。儿童文学不排除少年作家同步书写自己的成长故事，但绝大多数作品是成人作家以文学性的形式或回顾叙述自己的童年记忆、或同步叙述他人的童年经历，或预示叙述未来人类的童年的样子。但无论哪一种童年叙事，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都是

以童稚之眼、以探索性的文本世界来塑造新型理想化儿童、由此迎向未来人类的梦想。《童年中国书系》不仅选取了童稚之眼进行叙事、而且在散文文体的形式探索上也可圈可点。高凯的《高小宝》以幽默、诙谐的笔调独行于寻找原初生命的心灵旅程，纪实与虚构、独语与对话、哲思与顿悟等叙事方式抵达了现代人反反复复、不断向前又迂回的生命路径。陆梅的《再见，婆婆纳》以俏皮、忧伤的笔调，在意蕴上继承了鲁迅的“返乡即失乡”的主题，而且在形式上继承了鲁迅《故乡》中的摇摆美学和萧红小说《呼兰河传》的诗化叙述方式，挑战了儿童散文已有的边界。

综上所述，翌平主编的《童年中国书系》中的多部作品尝试着将原本属于过去的童年往事汇入到未来人类的梦想中去，使得儿童文学不再是一个单薄、封闭、表浅的“小世界”，而是一个辽阔、丰富、深远的“大世界”。而这样的文学追求，亦是儿童文学这一术语的原本面貌。



童年风景的再发现

杜传坤

“童年中国书系”勾画出五彩斑斓而意味深长的童年新风景，跃动着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的生命动力——对于儿童及其童年的再发现。

一百年前，冰心的《寄小读者》以行云流水般“不造作”“不矜持”、清丽典雅的诗化语言，在浓郁的情感与理性哲思中抒写、歌讴“童心”“母爱”“自然美”，并将其上升到“爱的哲学”，成为我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第一部儿童散文集，滋养了无数少年儿童的心灵世界，它的美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都是不容低估的。

冰心散文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浪漫主义天真纯洁的儿童想象，是五四时期现代儿童观主导下的代表性文本。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又拥有了这套“童年中国书系”——“清新纯美的散文作品”，“带给读者澄澈感受的美文”，这可视作对冰心所开创的美文风格的承继，更难能可贵的是，它也以当代儿童文学作家的艺术创造，勾画出五彩斑斓而意味深长的童年新风景。在这新的童年风景中，跃动着中国

现代儿童文学发展的生命动力——对于儿童及其童年的再发现。

儿童文学关乎我们的儿童想象，如何看待儿童，赋予童年何种意义，无疑会影响儿童文学的主题意蕴和艺术表达。因此，反思儿童文学中的现代童年观念，对于儿童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极为重要。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界于1980年代末开始聚焦儿童观问题，而且对童年的思考逐渐超越心理学意义上的“年龄特点”，融合了哲学、美学、文化学等多学科视野，这也为儿童文学的现代性反思奠定了理论基础。

现代儿童文学的前提假设：儿童/成人具有本质差异

通常认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轫于五四时期，它与现代儿童观的确立密不可分。现代儿童观的核心在于：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成人不仅要把儿童当作完全的个人，而且要把儿童当作“儿童”，尊重其特有的身心需要，包括文学需要。这不但颠覆了传统社会“父为子纲”的儿童观，也奠定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

学的理论基调。

儿童的发现者们致力于把儿童与成人相分离，使童年越来越远离成年，确保儿童待在“适合”他们的地方，做“适合”他们的事，包括读“适合”他们的文学。同样，现代儿童文学也参与了表现、制造、合理化甚至加剧成人与儿童“二分”的话语实践。

可以说，当成人发明出“儿童文学”这个概念时，就意味着它是区别于“成人文学”的，而区别就在于其“儿童性”。虽然儿童文学也是文学，但当且仅当文学同时对儿童性有足够的理解和表现时，它才成其为儿童文学。在现代性话语体系中，无论“儿童性”的内涵如何定义，都必然是迥异于“成人性”的，二者的“异质性”构成现代儿童文学的理论前提。

儿童文学的现代性隐忧：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然而，片面强调儿童与成人的差异而忽视共性，可能造成两种文学之间无法弥合的鸿沟。尤其在商业文化的裹挟之下，儿童文

学对出版者、购买者、评论者等成人消费者所持儿童假设的刻意迎合与强化，极可能导致童年书写的单薄、失真以及同质化。

若将二者的差异性推向极端，还可能制造出成人/儿童两个界限分明的阅读世界，使得儿童文学成为极具特殊性的文学类型，而且儿童文学内部也将不断分化出次级的特殊类型。这种差异是从程度到性质的不同，从而使阶段之间的过渡成为一个问题，由此导致我们必须去研究各种“衔接”，各种“桥梁”式的阅读。这就意味着在孩子的阅读中设立起越来越多的隔断，更加有年龄的针对性，也就更加有年龄的限定性。悖论的是，逐渐分层细化的儿童文学在强调尊重差异的同时，却可能使孩子们变得越来越相同。因为他们与同龄人在阅读相同的内容，而且会随年龄增长去重复年长儿童的阅读轨迹。

当儿童文学被划归到儿童阅读的专属领地，它通过从内容到形式的独特媒介代码，将儿童与成人隔离在彼此的阅读场景之外，从而可能把儿童文学变成“儿童唯一能阅读”的文学以及通常“只有儿童才阅读”的文学。（下转第9版）